

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之研究

The Research of Living Form of Adjectives in Sichuan Dialect

Abstract :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 provide a dynamic source for the Mandarin, a lot of words are derived from the Mandarin Dialect. The Sichua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Dialect , which is one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The Mandarin as the basis of the North Dialect, so the Sichuan Dialec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andarin. Therefore, doing research in the Sichuan Dialect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in terms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of the Modern Mandarin.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Sichuan dialect about the same etyma and different affix adjective , the same affix and different affix adjective . In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ame etyma and different affix adjective lively form , the researching methods used are mainly descriptive method, statistical method and so on.

Keyword: Sichuan Dialect; same etyma and different affix; same affix and different affix ; living form of adjectives; emotional coloring(commendatory ,derogatory).

目 录

一.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BA式的研究.....	4
(一).BA式的词法分析.....	4
1.“B”为类词缀.....	4
2.“B”为词根.....	13
(二) .BA式的句法功能分析.....	15
二. 形容词生动形式ABB式附加义分析.....	17
(一) . ABB式的附加义分析.....	19
(二) .普通话与四川方言ABB式词缀附加义对比...22	
(三) .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生动形式附加义结论.....	19
(四) .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贬义词居多的原因简析.....	22
三.结论.....	23

四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虽然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但在语音、词汇、语用等方面均与北方方言以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有所区别，以此体现了它的独特性。语音方面：北方方言由四个声调组成，即阴平、阳平、上声和入声，有轻声和儿化韵；四川方言在语音上仅有三个声调，无阴平，无轻声，儿化韵较少。四川方言词汇上的独特性的表现之一在于其形容词生动形式，它们的出现丰富了四川方言，使之具有生动性、形象性。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的构词方式多种多样，有AA式、AA的、ABB式、AB式、BA式等等。但同缀异根BA式，同根异缀的ABB式，是形容词生动形式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语用上，四川方言多表现出诙谐，幽默的效果。

本文就拟对词汇中的BA式和ABB式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词汇义、词法、句法三个方面指出四川方言形容词同缀异根¹与同根异缀²生动形式所具有的特点。

一. 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BA式的研究

(一) .BA式的词法分析

1一个词缀加上不同的词根构成了同缀异根式。如：刀子、剪子、辫子。“子”是后词缀，“刀”、“剪”、“辫”是不同的词根，根据上面对“同缀异根”的解释，我们知道词根和词缀在合成词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同缀异根式的合成词，它们的基本以都不同。（作者意见）

2一个词根加上不同的词缀构成一类合成词，而这类合成词的构成形式就是同根异缀式。如：水汪汪、水淋淋、水灵灵。其中“水”是词根，“汪汪、淋淋、灵灵”就是不同的词缀。这三个合成词的构成形式就成为“同根异缀”式。（作者意见）

BA式四川方言形容词属于同缀异根式结构。按照“B”的语素义在整个词义中的参与程度，可以将“B”分为类词缀和词根。

1. “B”为类词缀

我们首先对词缀和词根作一个界定。汉语语言家早就对词根、词缀的划分订出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可谓各持己见。第一次按意义标准划分的有瞿秋白、王力；按语法标准划分的有崔复爱；主张按音节划分的有郭绍虞、徐世荣；张静在《汉语语法问题》中提出能够作词根的语素有以下几个条件：“（1）能表明直接的物质意义的。

（2）在合成词虽然不独立，但能以同样意义独立成词的。（3）简称时可以代替全词的。（4）构词时位置自由的。”³他对词缀的判定也提出了以下几个条件：“（1）意义比词根抽象、概括，不是指独一无二的直接的物质意义的语素。（2）永远不能以其在合成词里的意义独立成词的。（3）不能用作简称词的。（4）构词时位置固定的。”⁴潘文国等在《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中谈到：“尽管对词缀的认识各异，但一个主要的倾向是认为词缀应当是‘词义虚化，有语法作用。’”⁵周荐也提出了他对词缀的判断，他说：“我们认为，在词缀的判定上，字义上的虚化，固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但却不是惟一的标准；字的另两个性质—能构性和定位性，在词缀的判定上也不失为重要的标准，或者把字义上的虚化视作惟一的标准，就造成词根、词缀分辨不清的现象。如果过分强调字的能构性和固定性而忽视或无视字义上的虚化，也不可能正确地判断出词缀。可见在词缀的判定上，只以字义上的虚化作标准，或者只以字的能够性和定位性作标准，都不能使词缀和词根区别开来，使词缀的判定得到正确的结论。”⁶周荐划分词根、词缀的标准就是既要看字义上的虚化，又要兼顾字的能构性和固定性。

四川方言BA式中有一部分词语中的“B”不能看作真词缀，它

³参看张静《汉语语法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⁴参看张静《汉语语法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⁵参看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四章《语素基础上的构词法研究》

⁶周荐《汉语词汇结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们的词义没有完全虚化， 仍然有实义。 我们可把它们称为： 类词缀。 吕叔湘先生说，“ 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 然而还是差点儿， 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 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 还得加个‘类’字， 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 有时候还可以以词根的面貌出现。”⁷ 张斌先生认为，“ 类词缀是一个半开放的类， 它们一部分比较接近于真词缀， 一部分接近于词根。”⁸ 综合起来， 类词缀其实是介于词根和真词缀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BA”式中的“B”虚化程度并不一样， 虚化程度最弱的是“飞”、“焦”、“溜”； 虚化程度较强的是“梆”、“捞”； 最强的是“稀”。

第一类：飞、 焦、 溜是典型的类词缀。

[1] 飞

“飞”在四川方言中常见的有以下一些词语： 飞热、 飞辣、 飞烫、 飞咸、 飞甜、 飞痛、 飞快、 飞跑、 飞奔、 飞驰。

“飞”的本义为鸟飞。 《说文》中解释为：“飞，鸟翥也。 象张翼之形。” 后来引申为：疾速。

例如：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乐府诗集·木兰诗》）

一夜飞渡镜湖月。 （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又如： 飞云掣电(形容迅疾)； 飞骑(像飞一般奔驰的马)；

飞报(迅速报告)； 飞递(迅速递送)；

飞札(飞速写成的信件或诗笺)

这些词语中， 语素“飞”都是用来形容速度快的。

在现代汉语和四川方言中， 合成词飞快、 飞跑、 飞奔、 飞驰也有迅速的语义。“飞”在《汉语大字典》中有一个义项是： 非常迅速。 有具体的词汇意义。 同时带有形象色彩在其中， 描述动作快。 如： 像飞一样的跑， 像飞一样的奔， 像飞一样的驰骋。

“快”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 速度高； 走路、做事等费时

⁷参看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页

⁸参看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2002年，第173页

的时间短（跟“慢”相对）。从词义上“飞”与“快”相近。“跑”在《国际标准大字典》中解释为：奔，两脚交互向前迅速跃进；很快地移动，也有“快”和“迅速”的义素。在这个解释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跑”和“奔”同义。“驰”的本义就指车马疾行。“疾”就有快的意思。“驰”中就含有快的语义。通过词义解释，找出了“飞”与“快”、“奔”、“跑”、“驰”的相关性。说明“飞”在“飞快、飞奔、飞跑、飞驰”中有实义。但同时它们的意义也在逐渐虚化。作为词根的“飞”语义已有所磨损。例如：“飞快”中“飞”也带有程度副词“很”的意思，可解释为：很快。董秀芳在《汉语的词库与词法》中，把“飞快、飞奔、飞跑、飞转”中的“飞”称为“半自由的副词性语素”。⁹

“飞”在虚化后，成为一个表程度意义的构词前缀。如：飞热、飞烫、飞红、飞痛。语义上看，它相当于副词“很”、“十分”等。

例如：这杯水飞烫，莫法喝。（飞烫）
今天气温很高，天气飞热。（飞热）
你炒的菜飞咸。（飞咸）

在语法功能上，大家都把“飞”看作相当于“很”的程度副词。其实“飞”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和“很”有区别。在现代汉语中，“很”是一个程度副词。

(1) 它主要作状语，“用在形容词、助动词或动词短语、四字语前，表示程度高”。¹⁰

例如：很棒（形容词） 很讲道理（动词短语）
很喜欢（心理动词） 很应该（助词） 很可以（助词）

很被感动（“被”字短语）

⁹参看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68页

¹⁰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6页

很平易近人 很心安理得 很提心吊胆

(2) “很”还可以接动词+宾语。 可以接动词+谓词宾语。

例如：他很要求进步。

这很合乎要求。

可以接体词宾语。

例如：很担心弟弟、很下工夫、很感染人¹¹

(3) “很”后还可以接述补短语、连动短语、兼语短语。

例如：很划得来、很去玩了一会、很使人发愁¹²

(4) 也可以用在“得”后，充当补语。 能够用“很”作补语的一般都是性质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动词短语。

例如：坏得很、烂得很、喜欢得很、讨厌得很、爱得很、讲道理得很、听话得很

(5) 用在“不…”前。

例如：很不好、很不坏、很不一般、很不仔细

在四川方言中，“飞”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但它不可用来修饰助词、动词短语、四字语。 如：飞应该(×) 飞可以(×) 飞讲道理(×) 飞平易近人(×) 飞理直气壮(×)

“飞”后也不能接动词+宾语、接述补短语、连动短语、兼语短语。 也不可以用在“得”后充当补语。 如：“坏得飞”(×) “烂得飞”(×) “喜欢得飞”(×)。

不可以用在“不…”前。 如：飞不好(×)、飞不坏(×)、飞不一般(×)

可以在“飞”所修饰的形容词后加附加成分。

例如：这杯水飞烫巴烫。

你炒的菜飞咸巴咸。

¹¹参看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6-278页

¹²参看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6-278页

今天的天气飞热巴热。

在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很”、“非常”、“极”等不这样用。

“飞”的构词能力没有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很”强，在上文中已经表现出来。作为词缀的“飞”在感情色彩上与“很”有一定的不同。加上“飞”字后，使说话者表示出一种主观情感，产生一种多为不满、抱怨的情绪。“红”、“热”、“烫”、“咸”作为形容词从感情色彩上看，本是一个中性词，但加上“飞”后使其变成贬义词。

例如：你今天穿的衣服飞红。（埋怨他人穿着打扮不好看）

这杯水飞烫，莫法喝。（不想喝烫的水）

如果去掉“飞”，句子意思不变，但在感情色彩上有了很大变化。

例如：这杯水烫。（仅仅是陈述“水烫”，没有表现出不满情绪）

今天天气热。（同上）

而且在我们收集到的语料中可以看到，词缀“飞”不和表积极意义的语素连用。如：“飞好”（×）“飞壮观”（×）“飞漂亮”

（×）“飞乖”（×）。“很”、“特”等普通话中的程度副词，可以和和表任何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搭配。如：“很好”、“很坏”、“特棒”、“特累”。

第二：形式上“飞”不能重叠作后缀。如：热飞飞（×）、烫飞飞（×）、痛飞飞（×）、甜飞飞（×）、咸飞飞（×）

[2] 焦

“焦”同“飞”的性质一样，用在形容词前语义没有完全虚化。

《说文》解释为：焦，火所伤也。《玉篇》解释为：焦，火烧黑也。“烧焦”这个词语就能表现出“焦”的本义。在“焦干”、“焦糊”、“焦黑”中“焦”还是表示的基本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语义中都含有因火烧后而使水分蒸发呈现的色彩度和硬度。（“干”呈现的是硬度；“黑”、“糊”呈现的是黑色）后来由“黑色”引申为

“黑黄色”如：“焦黄”。在“焦黄”中主要体现的是因缺乏水分，干燥所导致的枯黄。“焦”又由缺乏水分引申为“火烧物体发出的气味”。《尔雅》解释为：焦，臭也。“焦臭”、“焦苦”、“焦味”中就包含着这个引申义。“焦湿”、“焦咸”就已经使“焦”的基本义虚化了。

“焦”和“飞”同理。“焦”在“焦黑”、“焦糊”、“焦黄”、“焦干”、“焦臭”中也体现出程度深的语义。语素“黑”、“糊”、“黄”、“干”已经可以解释整个偏正式合成词的词义。加上“焦”突显出“黑”、“糊”、“黄”、“干”、“臭”的语素义。

邓英树先生《在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¹³中，以文字加图表的形式对“焦”予以阐述，认为“焦”是兼属词缀和词根的。在“焦糊”中“焦”的语义清晰度高，“焦干”、“焦黄”中语义模糊，在“焦湿”中，词汇基本义消失。邓先生认为：“‘焦’的语素在共时系统中呈现的清晰度等级差异，也许就能反映这类语素由词根虚化为词缀的演变轨迹。”¹⁴

“焦”同“飞”一样，只能修饰形容词，不能修饰助动词、动词短语、四字词。前面不能加否定词。构词能力不如“飞”强。在形式上，可以重叠作后词缀如：湿焦焦、干焦焦

[3] 溜

“溜”在字典中第一个义项就是：滑落、滑动。“溜滑”、“溜圆”、“溜光”中保持基本义。“溜”的语素义与“滑”同义。可以滑动的东西都成圆貌而且表面光滑。“溜”和“圆”、“光”有关联性。“溜”同“飞”、“焦”一样，在作实词有基本义时，就含有程度性

¹³邓英树<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0期，100—102页

¹⁴邓英树<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0期，102页

“很、十分、非常”在其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溜光”的解释就是：很光滑；“溜圆”解释为很圆。在这些词语中“溜”不仅有基本义，而且也表示程度深。后来才将它生成了其他词语。如“溜尖”、“溜平”、“溜直”、“溜酸”、“溜细”。

在语法特征上“溜”同“焦”一样。

第二类：梆[bāng]、捞

梆、捞的语义虚化程度比前面谈到的语素要稍高一些。

“梆”指木制的棒槌。棒槌是一种硬器，所以产生了“梆硬”这个词。我们以此类推，硬物质的东西一般都重量不轻，又产生了“梆重”这个词。“梆硬”、“梆重”可以理解为：很硬、很重。加强硬、重的程度。随着意义的虚化“梆”就由一种带有重量、硬性的物体转化后放在形容词前起修饰作用。

“捞”的本义指从液体中取东西。“捞稀”中“捞”还有其本义。

在词语搭配上，“梆”所修饰的形容词刚好和“捞”修饰的形容词成反义词。如：梆硬→捞[pā]（软）、梆重→捞轻、梆紧→捞松、梆厚→捞薄、梆满→捞空（捞稀）

形成这样的构词结构和“梆”、“捞”的基本义有很大的关系。上文我们提到“梆”是一种木制的棒子，成固体状。在人们的认知中，固体的内部结构紧凑，密度值相对较大。所以用“重”、“硬”、“紧”、“厚”、“满”等语素能体现内部空间小与“梆”搭配。

“捞”的本义指在液体中取物。一方面，“捞稀”中“捞”还有其本义。另一方面，液体相对于固体重量较轻，密度值也较小，所以可以“捞”和“松”、“轻”、“薄”、“空”这类词语搭配。

“梆”、“捞”只能修饰性质形容词，助动词、心理活动动词都不能被它们所修饰。

形式：这类词语既可作前词缀，也可重叠后作后词缀，而且和它们搭配的词根不变。如：梆硬（硬梆梆）、梆重（重梆梆）、梆紧（紧梆梆）、梆厚（厚梆梆）、捞轻（轻捞捞）、捞松（松

捞捞)、捞薄(薄捞捞)、捞空(空捞捞)、捞稀(稀捞捞)

作后词缀在很大程度上的语义已虚化, 读音比作前缀时弱化。这些后缀叠音式加在单音节形素后, 增强了形容词的生动性, 而无实义。

第三类 稀

“稀”在《说文》中解释为:“稀, 疏也。”;“稀”本义为稀疏, 引申为稀少。“用在动词前, 表示动作行为极少发生。”¹⁵

例如: 性清约, 独处一室, 稀与妻子相见。(《南齐书·刘康之传》)

苟直意而发, 得之而用, 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新论·言体》)

后来“稀”又引申为:“浓度小, 含水分多”(《汉语大字典》)如: 稀薄、稀饭、稀硫酸、稀泥。在近古汉语中, 引申为副词相当于“极”。

例如: 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我这两只脚还是稀软稀软的立不起来。(《老残游记》第八回)

稀不要紧的平常事, 到了你们文墨人儿嘴里, 一说就活眼的, 那么怪有个听头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四川方言中的“稀”我们把它看作类词缀。这是因为它的词义还没有完全虚化。比如:“稀”就还含有“稀”的实义。在人们的认知中都知道, 要想把东西煮[pā](软)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只有往锅里不断加水, 煮的时间才长, 东西才能煮[pā]。所以在这里“稀”的语义中还是有“含水分多”。而且“稀”可以用于形容词前表程度深, 是一步步进化来的。首先从本义“稀疏”中就暗含

¹⁵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639页。

有程度深的语义在其中。“稀疏”中的“疏”解释为：稀少。稀少在语义程度上比少深，含有很少、极少的意思。所以“稀”可以用在部分形容词前表程度，相当于“很”。

构词能力：“稀”所修饰的基本是带消极意义的形容词性语素。如“稀（巴）烂”、“稀（巴）脏”、“稀歪[piè]”不与褒义词搭配。如：稀好（×）、稀美（×）、稀干净（×）；也不和中性词搭配。如：稀痛（×）、稀咸（×）、稀红（×）

总之，上面的所有提到的语素都是由实义一步步虚化的。在很多BA式合成词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基本义，只是后来虚化作了带有程度意义的副词性语素。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作真正的程度副词。

第一：副词是虚词，虚词是没有词汇意义的。在我们讨论的BA式合成词中，语素B都是有词汇意义的。

第二：从语法意义上看，“副词通常是修饰动词（包括助动词次动词）和形容词”¹⁶ 通过上文对“飞”、“焦”、“稀”等语素的语法意义的分析，我们知道它们只能修饰形容词，不能修饰动词、四字语，而且修饰的形容词是有限定条件的。

第三：副词作补语。程度副词“很”、“极”还可以作动词的补语。

通过上面语义的语法化，我们发现也不能将它们单纯的看作词根，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语义在程度上多少都在虚化，在一些合成词中慢慢地失去了实义。另一方面，词根在构词时位置自由，而它们的位置都很固定，而且构词能力较强。也不能把它们看作真词缀。因为它们的词汇义没有完全虚化。

所以，作者把这类词看作界于词根与真词缀之间的类词缀。另外，赵元任先生认为“价”是一个副词性后缀。在“别价、不价、好价”中，“价”作的是副词性后缀。¹⁷ 同理，我们也可以把语素“飞”、“焦”、“溜”、“稀”、“梆”、“捞”看作副词性类前缀。这些类词缀

¹⁶参看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80页

¹⁷参看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1页

都是带有程度意义的副词性语素。

2.“B”为词根

有的“BA”式中的B是有实义的，如：蜜甜、滂[pāng]臭、[pèng]香、展平。这些合成词中的B应看作词根。下面对这些词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方面从词义上理解：在《汉语大字典》中，“蜜甜”中的“蜜”被解释为“甜美”；“滂”在《说文》中被解释为“沛也”，“沛”即充沛，指量大，由此引申为浓烈。“[pèng]”被解释为“香气盛”；“展”被解释为“舒展、张开”。从字义上看“蜜”含有“甜”的意思，“[pèng]”含有“香”的意思，“展”既然要“舒展开”就有平的面貌，因此其中也隐含有“平”的义素在其中。“蜜甜”、“滂[pāng]臭”、“[pèng]香”、“展平”这四个形容词，虽然都被解释成“很甜”、“很臭”、“很香”、“很平”，但是解释词义时并不意味着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等于是“蜜”、“滂[pāng]”、“[pèng]”、“展”都对应“很”。之所以这几个形容词被解释成“很什么”，原因是在“蜜”、“滂”、“[pèng]”、“展”中含有与它们搭配的后一词根的义素，这样就加深了整个词语所包含的意义程度。如：“蜜甜”“蜜”和“甜”都含有“甜”的义项在其中，两个“甜”加在一块，不过使“甜”的程度加深。我们在解释“蜜甜”这个形容词的时候，为了突出“甜”的义素，才加上了“很”，而非“蜜”就是“很”的意思。其它词语同理。

另一方面，从构词结构上看。我们就上面所谈到的划分标准来判断下“蜜”、“滂[pāng]”、“[pèng]”、“展”是否是词缀。首先看语法作用，即“词义虚化”。“蜜”、“滂[pāng]”、“[pèng]”、“展”都有自己的实义，在上述中已经讲过。它们的意思仍然存在，没有虚化。都有补充说明或描写词根的作用。再者，看它们的能产性。在四川方言中能和“蜜”、“滂[pāng]”、“[pèng]”、“展”搭配的词根只有“甜”、“臭”、“香”、“平”。若以

赵元任先生的第三条标准：列举性来看，把它们看作词缀也是不妥的。因为它们不能再列举出其它的词语。根据以上分析的标准来看，我们不能把“蜜”、“滂[pāng]”、“[pèng]”、“展”看作词缀。

(二) .BA式的句法功能分析

1. 作谓语 四川方言形容词BA式作谓语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主要是源于形容词的语法特征之一：可作谓语。例如：

- (1) 这个橘子蜜甜。
- (2) 这张纸展平。
- (3) 你这个人泼烦。

一般这类词语在作谓语时，前面的主语都是表定指的名词。

而BA式在作谓语时，后面不可直接接宾语。但后面往往可接其它的分句。同时，它也可在主、谓语之间加入“插入语”如：

- (4) 这个橘子蜜甜，我最喜欢吃了。（接分句）
- (5) 这张纸展平，莫弄皱了。（接分句）
- (6) 你这个人泼烦，大家都不喜欢和你耍。（接分句）
- (7) 这瓶橘子水喝起来蜜甜。（“喝起来”是插入成分）
- (8) 这张纸看起来展平。（“看起来”也是插入成分）

四川方言BA式形容词用作谓语，使句子带有了描述性，多用来阐述主语的性质特征。

2. 作补语 作补语时其后可加“的”，也可不加“的”。

- (9) 他把饭煮得稀溜[pā](的)。
- (10) 他把面包作得梆硬(的)。
- (11) 我把柿子打得稀八烂(的)。

作补语时，可以和“把、被”等介词连用。但只能作情状补语。还可以受“早就、已经、马上、连忙”等时间副词的修饰。

- (12) 柿子已经被我咬得稀烂了。
- (13) 饭早就煮得焦干。

3. 作定语。形容词作定语起修饰、限制、描写作用。四川

方言形容词AB式也不例外。

- (14) 蜜甜的蜂蜜
- (15) [pèng]香的大米
- (16) 滂[pāng]臭的脚
- (17) 稀溜[pā]的面
- (18) 展平的布
- (19) 泼烦的一个人
- (20) 焦干的馒头
- (21) 梆硬的石头

这些形容词在作定语时有以下几个特征：

[1]. 一般是用来描述中心语的状态形容词。 如例 (14)、(15)，我们可以问“怎样的蜂蜜？ 怎样的大米？

[2]. 这类形容词在修饰中心语时必带“的” 我们通常不说蜜甜蜂蜜(×)、 [pèng] 香大米(×)、 滂 [pāng] 臭脚(×)、 稀溜 [pā] 面(×)、 展平布(×)、 泼烦人(×)、 焦干馒头(×)、 梆硬石头(×)。

[3]. 在修饰中心语时， 可将数量词放在整个偏正短语之前， 如：一杯蜜甜的蜂蜜、 一袋 [pèng] 香的大米、 一双滂臭的脚、 一碗稀溜 [pā] 的面、 一匹展平的布、 一个泼烦的人、 一块焦干的馒头、 一个梆硬的石头。 也可放在中心语的后面， 如蜜甜的一杯蜂蜜、 [peng] 香的一袋大米、 滂 [pāng] 臭的一双脚、 稀溜 [pā] 的一碗面、 展平的一匹布、 泼烦的一个人、 焦干的一块馒头、 梆硬的一块石头。

4. 作状语。 作状语时， 其后都要带“地”。

(22) 他泼烦地喊着我。

(23) 语气梆硬地诉说着整件事。

5. 作宾语。 作宾语时， 很有局限性， 只能跟在感观动词“觉得”、“感到”等的后面。

(24) 我今天觉得泼烦。

6. 不可做主语。 AB式后加“的”是由形容词转换成“的”字短语， 整个“的”字短语做主语。 例如：

(25) 梆硬的谁敢吃呀？

(26) 焦干的不好吃。

(27) 展平的被我弄皱了。

当“的”附在“梆硬”、“焦干”之后， 组成“的”字短语。 使这个“的”字短语来充当主语， 指称事物。 所以真正充当主语的不是BA式形容词， 而是由BA式形容词加“的”构成的“的”字短语做主语。

二. 形容词生动形式ABB式附加义分析

(一) . ABB式的附加义分析

ABB式形容词生动形式词缀在表达词义感情色彩方面，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形式中， 词根相同， 词缀不同， 往往理性词义有所区别， 表达的感情色彩也不同。

(1) 中性词根 + 词缀 = 贬义。

白蓬蓬、 白普普、 白生生、 白垮垮、 白卡卡、 白瓦瓦、 白哆哆、 白翻翻、 长伸伸、 长拖拖、 长条条、 长甩甩、 长扯扯、 长董董、 长觶觶、 干吱吱、 干舒舒、 干嘶嘶、 干沙沙、 干洒洒、 干绷绷、 干筋筋、 干焦焦、 干瘪瘪、 干疏疏、 鬼戳戳、 汗津津、 汗巴巴、 黑侵侵、 火暴暴、 火爇爇、 [pā] 叭叭、 泡舒舒、 泡苏苏、 泡酥酥、 湿叭叭、 湿沛沛、 瘦卡卡、 稀捞捞、 稀沛沛、 稀打打、 稀汤汤、 心慊慊、 心悬悬、 咸鲜鲜、 硬撑撑、 硬仓仓、 硬伸伸、 硬翘翘、 油晃晃、 油迹迹、 油晃晃、 油灏灏、 直勾勾、 直端端、 直杠杠、 直统统、 直党党、 直劈劈、 粘瓦瓦

在“白”、“笨”、“长”、“鬼”、“干”、“汗”、“黑”、“火”、“紧”、“悄”、“[pā]”、“湿”、“瘦”、“心”、“稀”、“咸”、“油”、“阴”、“直”、“粘”、“硬”中，除了“白”、“心”、“油”、“汗”、“鬼”、“火”是名词兼形容词，其它都是形容词。这些形容词都不带对有关事物的赞许、表扬或厌恶、批评之义，也就是说，它们都应属于中性词。但加上词缀后，都受到词缀的影响，变成了贬义词。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中性词根+词缀”的结构往往是褒义词。如：（白皑皑、白净净、白花花、白晃晃、粉乎乎、粉扑扑、光溜溜、光灿灿、黑油油、厚实实、滑溜溜、黄澄澄、娇滴滴、金闪闪、静悄悄、软绵绵、热乎乎、瘦溜溜、水灵灵、硬郎郎、油汪汪、圆乎乎）。而四川方言恰恰相反，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讨论的ABB式形容词中，只有“黄桑桑”、“凉幽幽”两个词语可以算是“中性词根+词缀”的褒义词，其余的则一律是贬义词。

(2) 褒义词根 + 词缀 = 贬义

活甩甩

“活”本来是个褒义词，因为它含有“生动活泼，不死板”、“灵活”、“有生命”的意思，而加上词缀“甩甩”就变成了贬义词，意思是“不稳定、不牢靠”。

(3) 词根（中性 → 贬义）+ 词缀 = 贬义

黄扯扯、黄苏苏、水稀稀、水垮垮、水鲑鲑、哈戳戳

“黄”、“水”、“哈”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义被分别解释为：一种颜色；一种液体；语气词。从感情色彩上分析都应归入中性词。但它们在四川方言中有特别的语义。从基本义上被分别解释为：手艺不好；作事不负责；傻。它们的词义为什么可以转换成别的含义呢？字典中“黄”作为名词，解释为：“颜色”。在口语中解释为：“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实现。”在四川方言中，“黄”经常解释为手艺不好。“黄”在四川方言中的语义是由普通话“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实现”引申来的。手艺不佳就会导致事情失败，事情

失败的原由可能就是手艺、技术不佳。可作定语，修饰名词。也可作谓语，后面接情状补语。“水”在四川方言中最特殊的用法是不负责任，计划附之于东流。例如在四川话中，常听到人们说：“你又把我水了。”或是“你其实就是个水手。”第一句话中的“水”已用作了动词，意为：“你又欺骗了我。”第二个“水”已作了形容词，修饰“手”。“水手”原义是指“船舶上负责舱面工作的普通船员”在这里意思有了很大的转变。形容经常不按时完成已约事情或工作的人。“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叹词和象声词，但在四川方言中它作形容词，相当于“傻”四川方言用“哈”代“傻”与它们之间的语音相近有关，汉语拼音中[hǎ]和[shǎ]的声调，韵母都相同，声母h和sh都是擦音，发音方法相同。在四川方言中用“哈儿”、“哈子”来指待“傻人”作名词，“哈戳戳”用作形容词。

在四川方言中，它们在感情色彩上都应该归入贬义词。词根作为贬义词加上词缀，使整个合成词在感情色彩上仍然是贬义词。

(4) 贬义词根+词缀=贬义词

二颠颠、疯扯扯、苟夹夹、浑浊浊、浑董董、烂朽朽、烂兮兮、腻格格、委梭梭、脏瓦瓦、脏兮兮、肿泡泡

词根在“加缀式”合成词¹⁸中，起着重要作用，不仅整个加缀式合成词在基本义上主要取词根的基本义，而且在感情色彩上，词根如果是贬义词，加上词缀，整个合成词也就带有贬义色彩。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是如此。例如：“贼咕咕、贼溜溜、脏乎乎、死板板、乱哄哄、乱呼呼、乱糟糟、乱腾腾”¹⁹

(二) . 普通话与四川方言ABB式词缀附加义对比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有些词缀搭上词根基本都带有褒义色彩。例如：后缀“丝丝”、“酥酥”、“溜溜”、“悠悠”、“油油”、“扑

¹⁸参看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合成词和分为三大类：复合式、加缀式、重叠式。”

¹⁹选自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2—730页

扑”、“滋滋”

- 1.甜丝丝、咸丝丝（微带咸味，口感好）、辣丝丝（同上）、美丝丝、凉丝丝（感觉稍有凉意，凉爽的感觉）
- 2.麻酥酥、辣酥酥
- 3.乐悠悠、静悠悠（形容安静）、慢悠悠（形容动作慢而悠然）、颤悠悠、轻悠悠

4.绿油油、清油油、黑油油、碧油油

5.粉扑扑、红扑扑、香扑扑、白扑扑

6.甜滋滋、美滋滋、喜滋滋、乐滋滋

7.软溜溜（形容柔软）、顺溜溜（顺利或驯服听话）、细溜溜（细而长，多形容身材苗条）、瘦溜溜（同上）、圆溜溜（形容圆的可爱）、匀溜溜（形容粗细、稀稠、大小适中）、滑溜溜（形容光滑）、光溜溜（形容光滑）

后缀“溜溜”加上其它词根，虽然也带有中性色彩，例如：直溜溜（形容笔直）尖溜溜（形容声音尖细或物体尖细）也有贬义色彩的，如“灰溜溜”、“贼溜溜”，但在“溜溜”构词的比例中，褒义词多于贬义词和中性词。在四川方言ABB式中，除了“凉幽幽”、“弯幽幽”中的后缀“幽幽”带有褒义色彩，其它后缀都不带有褒义色彩。带有贬义色彩的词缀倒有很多。例如：“叽叽”、“瓦瓦”、“董董”、“扯扯”、“鲑鲑”、“戳戳”、“兮兮”。它们不论加上任何词根，都会使整个词语成为贬义词。例如：董董（肥董董、浑董董、长董董）；叽叽（汗叽叽、湿叽叽、[pa]叽叽）；瓦瓦（白瓦瓦、脏瓦瓦、粘瓦瓦）；戳戳（神戳戳、哈戳戳、鬼戳戳）；鲑鲑（汗鲑鲑、咸鲑鲑）；扯扯（疯扯扯、长扯扯、黄扯扯）；兮兮（宝兮兮、脏兮兮、水兮兮、烂兮兮、冷兮兮）。其中词缀“鲑鲑”、“扯扯”是四川方言中的特有词缀。对它们成为贬义词缀的代表，这里作简要介绍。

“鲑”在《汉语大字典》中有这样几个解释：（1）用盐、米粉腌制的鱼。（2）腌制品的泛称。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导出，

“鲜”在普通话作的是一个名词，指一种食物。但四川方言将其借用来作词缀，表贬义。在四川方言中，“鲜”已由名词（咸鱼、腌制品）转成了形容词，可作谓语。“鲜”作谓语时，意思是：带有刺激皮肤疼痛的感觉。例如：

1. 他不小心把盐落在伤口上，鲜得我惊叫唤。
2. 莫擦酒精，鲜起痛得很。

“鲜”的这种疼痛感和其它的疼痛不一样，它主要强调特指类似于盐、酱油、酒精、碘酒类的东西擦在伤口上的刺痛感。既然它会给人一种痛的感觉，用它作词缀带有贬义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是“扯”字。“扯”也是四川方言中常用的字。有“扯筋”、“鬼扯”、“混扯”。“扯”在四川话中指吵架或仅就一个问题来回没理找理地闹。例如：

3. 他那个人扯得很。
4. 你莫一天到晚就想和我扯筋啊！
5. 你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扯起筋来倒是很凶。
6. 你不要在这儿给我混扯。

“扯”是个动词，可单独作谓语，后接程度补语。如例3；也可直接接宾语，可在“扯”的前面加上形容词作状语，增强它的感情色彩，而前面的形容词多含有贬义色彩。如：“鬼”、“混”、“烂”。四川方言中的“扯”就是由“拉、牵”的意思引申来的。指就一个话题拉来拉去地说。只是这里的“拉”带有厌烦的情绪在其中。因此“扯”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董董”是四川方言借用现代汉语中“董”字的读音，来表示方言义。多含有贬义色彩。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因肥大而不清晰的感觉。

“叽叽”、“瓦瓦”都无实义，只是象声词，作后缀。它们主要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湿叽叽（肌肤感）、汗叽叽（肌肤感）油叽叽（口感、视觉感、肌肤感）、[pa]叽叽（口感、肌肤感）

“叽”在字典中有一个义项是“口丑”。后来又引申为：形容鸟

声、说话声或各种嘈杂声。从“叽”在汉语中释义上看，它就是一个带有消极意义的语素，四川方言借用来表示贬义色彩。

脏瓦瓦（视觉感、肌肤感）、粘瓦瓦（肌肤感、口感、视觉感）

在我们谈到四川方言中的作后缀的 [Wa] 应该写成“哇”。“哇”在字典中有以下几个义项：（1）谄声（2）呕吐、吐出（3）嚎哭或叫喊。通过对这三个义项的理解，我们看出“哇”和“叽”一样，也是一个带有消极意义的语素，在四川方言中也用作贬义词。

（三）.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生动形式附加义结论

在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ABB式中，我们一共讨论了209个形容词，其中褒义词仅有12个，分别是：“白生生、脆生生、活鲜鲜、活真真、亮争争、亮煌煌、凉幽幽、泡酥酥、弯幽幽、高耸耸、齐斩斩”；中性词共有11个，分别是：“笔端端、笔陡陡、糍剝剝、脆蹦蹦、短桩桩、黄桑桑、悄密密、活脱脱、圆椭椭、圆纠纠、齐铺铺”剩下的176个全是贬义词。褒义词占5.6%，中性词占将近5%，剩下的贬义词占84%。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容词生动形式中，褒义词、贬义词的比例相差不多，只是中性词相对少点。以吕叔湘先生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形容词生动形式表二为例。共统计形容词有339个，其中褒义词共有135个，占40%；中性词共有42个，占13%；贬义词共有162个，占47%。

（四）.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贬义词居多的原因简析

针对这样的语言现象，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致的分析。首先：就像刚才提到过的，四川话属方言，多用于口语当中，口语是人们口头上应用的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多用对话形式与人交

流，所以口语一般不会使用一些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直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褒义词用的太多显得过于刻意，给人不好接近的感觉。而且，方言一般是不用于正式场合，因为它不作为我们国家的官方语言，民族共同语才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因此，方言多用在市民生活中，大家的交谈语言都很随便。文章中所举出的例子都是由我们在平时生活、报刊杂志中收集起来的，没有太多的出自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形容词都是出于大众之口，很有代表性。

再者，和四川的地理特点、饮食习惯有关系。四川是盆地，除了成都平原外，到处都是山，过去人们生活贫困、艰苦，没有特别多的外来文化，促使人们说话比较粗犷。另外四川气候湿润，人们喜欢吃麻辣口味的食物，辣椒和花椒都是可以去湿的调味品，造成了四川人火爆的脾气，就像辣椒一样火辣辣。因此在言行上就难免过于激烈。还有一个为重要的原因是，说话带有一种调侃的味道。通过四川的方言剧《王保长外传》和《哈儿师长》等剧可以看出，他们在说话中都带有诙谐的语言。就是成都人常说的“噻话”。

最后，是因为在四川方言中改变了很多普通话词语的基本义。词语的感情色彩也随之发生变化，而且都是从“褒义词”或是“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有代表性的：“黄”、“扯”、“水”、“哈”。“黄”在现代汉语中就是指一种颜色，到了方言中，改变了它的愿意变成“技术不精湛”。“水”本就是指一种液体，后来也改成了“办事不负责”的意思。“扯”本义就是“拉，拽”到了四川，有将其意改成“扯筋”、“吵架”的意思。“哈”本是一个叹词，在四川方言中主要是指“傻”的意思。

三. 结论

方言是流行于一定地域的语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承载工具，因为它有别于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所以是一方民俗的反映。每一个地方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么四川方言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生动、机智和幽默。正是四川方言的幽默、生动才使得四川出现了不少的方言剧、方言小品，和一些巴蜀笑星。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收集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的同时，我们发现它们是构成蜀国文化的源泉。

四川方言还体现出四川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四川人喜欢打麻将，时下最为流行的一种玩法就是：“血战到底”，这个词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四川人的一种火辣地坚持不懈地心里。

再者，方言在民族共同语形成之前，是形成共同语的基础。在普通话中，也吸收了四川方言词中表示人物的生动形象或地方性事物特征的词。如：死板板（死板）、心欠欠（心欠）、雄起（加油）、下课（失去工作）等等。

参考文献：

- [1] 崔荣昌 <四川方言的形成> [J], 载《方言》1985年第1期, 6—14页
- [2] 常敬宇 <论“词缀”> [J], 载《汉语学习》1986年第6期, 13—14 页
- [3]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61—163页
- [4] 曹炜《现代汉语词义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年, 35—58页
- [5]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65—68页
- [6] 邓英树 <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 [J], 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0期, 101—103页
- [7] 郭 锐《汉语形容词的划界》[M], 载《中国语言学报》2001年第10期, 北京：商务印书馆, 95—102页
- [8] 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 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6年, 全书
- [9]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四章
- [10] 胡明扬 <短评形容词“碧绿”等的特殊重叠模式> [J], 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7期, 41页
- [11] 汉语大字典编撰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共8卷）[M], 成都：湖北辞书出版社,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8年, 1177页
- [12] 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M], 成都：巴蜀书社, 2002年, 全书

- [13] 梁德曼、黄尚军《成都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年, 全书
- [14] 李 蓝 <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 [J], 载《方言》1997年第4期, 249—255页
- [15] 罗竹风主编, 中国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共12卷) [M],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1993年, 全书
- [16]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四章
- [17] 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 30—34页
- [18] 冉永平、何自然《语用与认知》[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225—226页
- [19] 邵炳军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词缀与附加式构词法> [J], 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19—223页
- [20]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 112—149页
- [21] 邵敬敏 <论“太”修饰形容词的动态变化现象> [J], 载《汉语学习》2007年第1期, 3—12页
- [22] 苏新春《汉语词汇计量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45—179页
- [23] 王德春, 陈晨《现代修辞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 28—32页, 39—72页
- [24] 王 力, 《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 29—31页
- [25] 王 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 622页, 1762页
- [26] 吴立红 <状态形容词在使用过程中的程度磨损> [J], 载《修辞学习》2005年第6期, 19—22页
- [27] 汪如东《汉语方言修辞学》[M], 上海:学林出版, 2004年, 275-284页
- [28]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M], (共五卷)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全书

- [29]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44—47页
- [30] 杨绍林 <彭州方言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 [J], 载《西南民族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年第6期, 353—357页
- [31] 杨云《汉语语法学纲要》[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6—47页
- [32] 杨锡彭 <关于词根与词缀的思考> [J], 载《汉语学习》2003年第2期, 37—40页
- [33] 喻遂生 <重庆方言的“倒”和“起”> [J], 载《方言》1990年第3期, 215—222页
- [34] 朱德熙《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73页
- [35]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96—112页
- [36] 朱德熙 <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 [J], 载《方言》1993年第2期, 81—100页
- [37] 朱亚军 <现代汉语的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 [J], 载《现代汉语》2001年第2期, 24—28页
- [38] 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年, 89—95页
- [39] 赵日新 <形容词带程度补语结构的分析> [J], 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 45—51页
- [40]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年, 119—122页
- [41] 甄尚灵 <遂宁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 [J], 载《方言》1984年第1期, 27—40页
- [42] 甄尚灵、张一舟 <(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 [J], 载《方言》1992年第1期, 20—30页
- [43] 张斌《新编现代汉语》,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 305-306页。

- [44]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 [J], 载《中国语文》1998年第6期, 403—413页
- [45] 张 静 《汉语语法问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117—130页
- [46] 张清源 <成都话的“V起来、V起去”和“V起XY”> [J], 载《方言》1998年第2期, 144—149页
- [47] 张清源主编《现代汉语知识辞典》[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 217—218页
- [48]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 [49]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2001年, 全书
- [50]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修订本, 98—102页
-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年, 639页